

《父辈的荣耀》导演康洪雷：

导演得当一个非常挑剔的观众

“一个愚笨得带有点木讷的许三多凭什么被年轻观众推崇？因为在他灵魂深处，有些优秀的品格是和我们这个民族血脉相连的。耐力十足、忍辱负重，你曾以为它是株无用的小草，几天后回过身再看，参天大树已长成。这样的坚韧与耐力，也是我们通过林场三代人的故事想要讲述的。”

康洪雷，许多观众心目中品质保证的名字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《青衣》《我的法兰西岁月》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推拿》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……他拥有四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的作品，8分以上的剧集达到两位数。他的最新作品《父辈的荣耀》在央视一套播出，绿水青山的主题融入一方水

土一方人的点滴生活，真实的肌理呈现林业改革背景下东北百姓的生活变迁，不急不躁沁入人心。8.7的高分，印证了观众对康洪雷作品的再次认可。

像是剧中插曲所唱“有温暖的炉火，陪着时间慢慢成长”，观众为剧中流淌的岁月与温情垂泪，为宋留喜、顾长山、陈兴杰三代人身上的精神气质振奋，“泪目”成了最常出现的弹幕。但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这位从业超过40年的导演说，创作者恰恰需要避免“感动”，“导演不能动不动就被感染了，他必须是个非常挑剔的观众。只有导演在片场当个理性又苛刻的旁观者，替观众先‘审’一道，交出的作品才经得住更多人评头论足。”

一群年轻人选择讲述父辈的风霜雨雪

《父辈的荣耀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讲起，林业改革的背景下，三道沟林场的伐木工人在漫长却又剧变的20多年时间里，追求理想、实现生态文明的传承。

厚重的题材、父辈的生活，是部看起来就很“康洪雷”的作品。导演也坦言，自己就是剧中那段并不久远且仍在持续的“历史”的见证者。“我生在内蒙古，从小对东北林区有着耳闻目睹的熟悉感。山林的变化，我们亲眼见过，从过去茂密的原始森林到经济砍伐后的斑驳，再到如今国家公园树林茂密、河流清澈、一些珍稀动物重新回归。几代林业人的故事，他们的荣耀与迷惘，他们与大山之间难舍难分、难以名状的情感，我们这代人也都有所感受。”所以当这个本子被递到康洪雷面前时，他毫不意外。

但真正激起他创作欲望的，是一群年轻人选择讲述父辈的风霜雨雪。“策划、制片团队是群90后，他们对这样一个题材感兴趣，让我这个60后老导演觉得很有意思。剧本还是赵冬苓老师写的，人文情怀浓郁、文学底蕴深厚，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。”康洪雷说，“我想用年轻一代的视角看看我们的过去、今天、未来，我们能在彼此的青春里获取什么样的精神共鸣。”

“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，‘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’有着千年的惯性。而在新时代，我们要把向山索取转换为封山育林，朝着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这样的文明理念迈进，这对住在山里、用在山里、吃在山里的人来说，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和震动。”康洪雷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必然会遇到矛盾与纠葛、迷茫和困顿，这部剧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当代中国人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。“同时也想借此跟大家探讨，我们的来时路在每一代正年轻的人脚下，是如何走到今天的。”

在富有烟火气的生活景观里，《父辈的荣耀》透过年轻一辈的视角展开了几代林业人的变迁。“我们年轻过，能体会年轻人的共性：本能的叛逆，想去探寻外面的世界、未知的领域。”康洪雷说，剧中的陈兴杰便是如此，他怀抱“一定要考出大山”的执念，又在经过社会历练和自我价值的探索后，找到个人理想和社会意义的交集。创作者选择由陈兴杰的视角来讲述，“因为三代人、一个民族作为整体的认知发展，它不仅仅是年轻人回溯往日的一个入口，本质上还沉淀着我们灵魂深处的民族认同与自信。”



图片来源：网络

年轻人的视角既定，但表演需要额外的功课。康洪雷坦言，对于怎样把一批青年演员带入1997年前后东北林区小镇的生活日常、人物的认知局限中去，他曾是不确定的：“东北山区的孩子怎么说话、怎么待人接物，都决定着整部作品的味道，故事必须要在对的味道上，才能娓娓道来。”

剧组开始了深入吉林林区的体验。他们把当地林区的老工人们请来座谈了整整三天：一个林业工人如何刚进林场当学徒，第一天、第一个月、第一年都干了什么，全在记忆中被激活。剧组主创随后深入林区，和当地人一起生活，和当地的同龄人、老一辈人朝夕相处，康洪雷觉得，演员需要在真正的生活中触摸生活的痕迹。

2022年，东北最冷的时节，《父辈的荣耀》开拍了。之前的体验效果很快在片场得到了检验。《觉醒年代》的陈延年让康洪雷看到了张晚意身上的清澈感、坚定感和孤独感，这恰是陈兴杰需要的气质。体验生活后，来自武汉的张晚意提出人物走路的姿势需要调整，因冰天雪地里走山路的生活环境使得当地人走路时脚抬得比较高。实打实的拍摄也在加分。有场夜戏，住校复读的陈兴杰端着水盆在户外洗袜子。剧组拍摄期遇上了长春最冷的一个冬天，偏巧那晚的大风吹得柔光板直晃悠，不断有阴影晃动在演员脸上。

在真正的生活中触摸生活的痕迹

“拍了九遍，演员的手就一直泡在冷水里，没有二话。”康洪雷说，当年轻演员自身的成长痕迹被隐藏，加上对的剧情、服化道，一个成长于东北林区的青年形象有了被认同的起点。

更多认同来自对人的细腻塑造。顾兆喜被判入狱，任何角度研判，都是情感爆点的一场戏。可康洪雷给饰演母亲的刘琳提了个要求：不哭。在长山爸爸刚做完手术的特殊时刻，平日里宽厚温柔的存花妈妈反而是面上最镇定的那个，尽管她内心早已溃不成军。“我佩服郭涛和刘琳两位演技派，一收一放，表达细腻。”平时岿然如山的父亲隔着车流嘶吼了一嗓子，日常情感浓酽的母亲把悲恸留给自己。“刘琳没哭，反倒我在监视器后呜呜流泪了。”只是，这段情感流露被康洪雷小心隐藏，“我否认我眼圈红了，做导演的要警惕那么轻易被感染，因为你面对的观众永远有着更五味杂陈的人生体验。”

事实上，无论题材厚重的军旅剧、年代剧，还是《青衣》《推拿》等关注小众群体的作品，克制的深情、困苦中的闪光，总是康洪雷花心思琢磨的事。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里，偏执的石光

荣在天寒地冻时用心窝给褚琴暖脚；《士兵突击》中，许三多执着地修路，一根筋却令人动容……这一回《父辈的荣耀》播出，三个孩子围拢的炉火再次戳中观众的内心柔软处。那是长山爸爸、存花妈妈给予的最温暖人情味，也是生活最难时普通人情感的高光时刻。

康洪雷说，他有时会在地铁车厢里假装溜达，实则关注大家都在手机上看什么。打游戏、购物、刷短视频，太多媒介都在争夺注意力，在这个原速观看就是胜利的播出环境里，导演必须先替观众挡一道。这样的制播环境既是媒介迭代客观造成的，也和行业内部的追求相连。他庆幸，自己从来是个有点“叛逆”的创作者。当年，他守着兰晓龙“无反派、无女人、无爱情”的剧本，经受住从资方到平台的质疑，捧出今天年轻人心目中的经典《士兵突击》。他也确信，创作者倾注的匠心，会最直接地反馈在作品中。

“我相信，今天的年轻人并不仅仅喜欢一些薄的、速成的东西。理想与热爱、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，是不会过时的。”